

乐神之子

世界

十大

音乐家

方立平 著

YUE SHEN ZHI ZI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乐神之子

世界
十大
音乐家

方立平 著

YUE SHEN ZHI ZI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丛书

乐神之子 ——世界十大音乐家

丛书主编	朱尔沛 李国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 者	方立平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责 编	郑明宝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 本	850×1092 1/32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印 张	6.75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插 页	4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9,000	印 数 8,000

ISBN 7-5325-2132-x/J·98

定价: 9.80 元

《世界“十大”名人传记丛书》

编委会

•

主编

朱尔沛 李国章

•

副主编

侯维瑞

•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尔沛 朱煜善 江建忠

李国章 张晚敏 陈云生

胡礼忠 侯维瑞 高海航

编者絮语

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许多卓越人物，他们凭借各自的天赋、环境和机缘，作出了超常的努力，也成就了不凡的业绩，在人类前进轨迹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为全人类留存下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后继的人们在新的历史轨道上迈进时，回顾一下这些已逝的先行者的经历、事迹、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借鉴，可以淬砺自己的智慧，鼓舞自己的勇气，增添自己的文化的、历史的底蕴。

于是有了编撰这套“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的设想。

“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各册，按事业特征而划分，已经列目的有探险家、美术家、科学家、外交家、文豪、帝王、音乐家、思想家、企业家、军事统帅等；入选人

物又以其在世界(中国除外)和各自领域中的成就、影响为标准,兼顾历史时期、地域的相对平衡,加以调整选编而成。

这些在选的名人,有的赴危涉险,闯入未可知的天涯海角;有的苦心孤诣,驰骋于幻迷的色彩音符之间;有的孜孜不倦,探索宇宙的无穷奥秘;有的纵横捭阖,把玉帛干戈漫撒人间;有的精思妙想,点燃起睿智的火炬;有的雄姿英发,在血火苍穹中稳操胜券;有的惨淡经营,构筑起一个个实业、金融的王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人的业绩,就是后人的明鉴。

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将在人们面前打开,当大家朝向新世纪拼搏奋进时,回眸前人留下的足迹,品味前人的得失甘苦,将会得益非浅。愿每个阅读过“世界十大名人传记系列”的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教益,是拿来也好,是借鉴也好;是策励也好,是警戒也好;都将能为人们在新世纪里高歌猛进增添一份激情!

前言

翻阅这本小书的读者,想来多半是古典音乐的喜爱者。他们或是听赏了那么多大师的美妙音乐,激发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欲望;或是想通过对人的了解,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音乐。总之,不管哪一目的,肯定都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听赏有关。现代生活日新月异,国民修养的提高,CD的普及,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古典音乐,并进而变成一种欣赏嗜好、生活需要。高尚的音乐艺术可以怡情、养性,有的科学实验者还断定它能够治病、益寿。本书介绍的音乐大师,他们所创作的并在我们生活中广泛流传的音乐正是这种高尚的艺术。

西方音乐史从十七、十八世纪出现巴赫算起,至今已逾三百年,其间英才辈出,群星璀璨,往

往上一辈的“海顿爸爸”尚健在，下一代的莫扎特、贝多芬式的“灵童”已经转世。至今为止，够得上“十大”候选人资格者，排列开来至少也有十六七八个，他们是：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肖邦、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德彪西等，这中间还不包括我们普遍熟悉的歌剧名作《茶花女》、《卡门》、《蝴蝶夫人》的三位作曲者威尔第、比才与普契尼，以及借唐诗而写作交响曲《大地之歌》的马勒和以《新世界交响曲》名闻遐迩的德沃夏克，等等。本书列选的十位大师是参考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十大”名单反复推敲后确认的。从世界各种版本看，比较意见一致的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九人。我们在第十号人选上认定柏辽兹的理由是：亨德尔的“神剧”、瓦格纳的“乐剧”、德彪西的印象派音乐等，虽然在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有重大的意义，留下极深远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音乐尚不如柏辽兹的更为我们熟悉且易于理解。再说柏辽兹对交响乐的发展和标题音乐的最后确立起了伟大的改革家的历史性推动作用，把他列入“十大”，对读者了解交响乐艺术的历史全貌和理解标题音乐、浪漫主义交响乐会有益处。

为了让读者对这十位音乐巨匠获得真正的了解和理解，作者不想采取编缀趣闻佚事的办法，那样既肤浅、琐碎，又有失真实；也不想用图解式的甚至大量音乐欣赏分析式的形式，那样又太枯燥、乏味。作者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自以为较为有效的办法，即尽可能地发掘并抓住对

象的个性(包括人的个性、艺术的个性)加以阐述。个性是活的风采,本质的生命;是人性之魂,艺术之魂;是让人一眼就留有深刻记忆的闪光点,是通向音乐大师广阔而又不免有些深奥的艺术殿堂的隐密通道。抓住人物个性和艺术个性去了解和理解他们是审美上的一个很好的接受办法,正如我们借助雕塑大师贝托托“把石头变成泥”的创作个性,会对他作品中连每根头发都飘拂可数的艺术风格恍然大悟;而若要对罗丹的作品有行家的品评,不了解他“显示从石头到作品的过程”的浪漫主义创作个性,便会隔靴搔痒。一切真实的故事、不朽的作品的伟大精神与艺术韵味只有成为富有个性枝桠上的果实,品尝起来才会有滋有味。在对“十大”音乐家的介绍中,读者将很容易看到作者在研究与写作中所作的这种个性化提炼。在这里,不仅以“扼住命运的咽喉”和“充满英雄性与哲人思辨”著称的贝多芬这位乐圣的人性、艺术个性是那么鲜明,其他对象如:有着“神童人生”并“把歌剧的戏剧性与交响乐的抒情性互为穿插运用”的“典雅又不失深刻”的莫扎特;至死要“把心脏运回祖国”并用他如同“藏在花丛中一门大炮”的音乐来战斗的肖邦;作为“交响诗人”,却在钢琴上是“白丁”的柏辽兹;小“官员”出身,大器晚成,以“擅长心理描写”的创作个性使自己成为一代大家的柴可夫斯基,等等,亦莫不如此。作者以为,正是因为对巴赫的生存个性作了全面探讨,从他虽然为培育众多儿女而一生没出过国门,却多次与宫廷权贵对抗事件中,才感悟到这位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身上的浪漫精神,才对他的音乐风格有了新的更准确的认识。读者

假如通过阅读此书,对各位大师有了个性的了解,从而再次到他们的音响世界中去神游时,能把握他们的“乐魂”所在,那将是令人欣慰的事。

还须提及的是,“十大”音乐家其实也是西方音乐史各个重大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音乐对后来音乐的发展都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为了让读者阅读时能顺便对西方音乐史的发展渊源也有些了解,作者在介绍具体某个人物时,尽自己的能力前瞻后顾,把他(们)加以纵向、横向的联系比较。事实上,读完“十大”人物介绍,谁都会发现这么一个“关系链”,即他们相互之间很多都有着“师承”关系。海顿、莫扎特与巴赫的儿子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又同时影响了少年贝多芬。舒柏特是“崇拜贝多芬”的产物,舒曼则成了自贝多芬至后来者的“桥梁”。柏辽兹把贝多芬与莎士比亚糅合到一块。肖邦出门就带着“莫扎特”,李斯特幼时则被贝多芬抚摸过“小脑袋”。而这中间,最应引起注意的该是巴赫,这位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集大成者、近代西方音乐的开创者所留下的遗产,已被视作音乐的圣经。莫扎特、贝多芬等当年也都是在寻找到巴赫并体悟到他的音乐(特别是在复调等方面)的真谛后才成为旷世奇才的。直至今日,西方依然有人提出要“回归巴赫”。这些音乐大师,独立存在时是一颗颗最耀眼的巨星;连成一气,便是西方音乐史一片广袤深邃的星空。

当然,话还得说回来,这种“前瞻后顾”式的分析,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对每一位大师的个性有更准确更细微的把握,在比较中识别个性,理解个性。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顾承甫先生,是他敦促和鼓动我完成了这部书稿。另外,好多年来我为了解西方音乐史的诸多问题,研阅过中外许多音乐史学家的各种版本的论文、论著,虽然我常常更愿意在我的著作中阐述自己的感悟与观点,但不少资料却来自于他们,因此我在这里也一并向他们致谢。

1995 春写于方寸斋

目 录

前言

- 1 巴赫
- 21 海顿
- 40 莫扎特
- 60 贝多芬
- 80 舒伯特
- 100 柏辽兹
- 121 舒曼
- 141 肖邦
- 161 李斯特
- 181 柴可夫斯基

巴 赫

如果像山峦般地罗列伟大作曲家的名字的话,我认为,巴赫就是其高耸入云的顶峰,那里,太阳在雪白耀眼的冰峰上永远发射出炽热的余辉。巴赫就是那样,像水晶一样莹洁、透明……

——高尔基

“音乐之父”、“音乐的救世主”——没有再比这两顶桂冠来得更显赫的了,它们一言以蔽之地勾勒出约·塞·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78—1750)在音乐史上特有的地位与个性,恰似两声最辉煌的定音鼓。

救世主?是的,在巴赫之前,在西方,在人类数千年的文化演化史的长河里,音乐这一本应最活跃的水流,却基本上是缺乏生机地流淌着。丰子恺先生曾对此现象作过一个夸张的但极为生动

的比喻：“人类文化开幕以来，各种艺术依了文化的进步而竞逐发展，犹如赛跑一般。然这赛跑好比寓言中的龟兔竞走，音乐艺术在文学艺术中，犹之兔在群龟中。自打出发以来，群龟匍匐前进，不少休息；兔却在路中打了一个瞌睡。一觉醒来，看见群龟已在前面……”在巴赫之前的漫漫岁月，音乐这只“兔”一个瞌睡确实打得好凄惨。文学有但丁、薄伽丘等，美术有弥盖朗琪罗、拉斐尔等，可谓群星璀璨，而音乐却缺乏类似的巨匠。在远古的希腊传闻中，音乐曾有过一次发达，可传闻终究是传闻，至今其(乐)器已无从考，其(乐)谱也全佚失，实际的音乐已无人得闻，被葬入历史尘沙。总之，在巴赫诞生之前，西方乐坛是不及其他艺术辉煌的。

当时的状况是：宗教的势力横行于欧美，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音乐差不多全是宗教音乐。有一种声乐流行过，名为“唱经”，由教徒分组合唱，规模堪称壮大。后来僧侣胡克巴尔特创造了“复调音乐”作曲法，宗教音乐更趋发展。这些音乐，除了对神的赞美和对教会气象的装饰外，全无人间的情味与生趣，却在音乐生活中强行占了统治地位。音乐在半窒息中苟生，音乐呼唤着救世主。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巴赫终于肩负着历史重任，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选择。历史在这之前一定选择过序兹、晒脱、勃莱托黑乌斯等人，但这些德国古典音乐发展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毕竟火候还欠缺；也许还选择过巴赫同时期的音乐大家亨德尔，但他一生游离本土，偏爱“意大利风味”，结果差点连英国人也不卖帐。亨德尔无疑也是一座伟大的音乐星座，贝多芬就曾经高兴地称他

为“一个伟大的大师”，而巴赫，贝多芬则称之为“大海”。

巴赫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一个以完美的形象耸立起来的音乐巨匠。无论是从其涉及的音乐创作门类之广，创作的数量之多，还是从其对音乐发展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远上说，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作品的数量让人瞠目结舌。根据施米德尔《巴赫作品目录》，巴赫一生共创作了1071件音乐作品。在作品门类上，包含了除歌剧外当时所有的音乐体裁。他的作品中有当时最风行的几百部宗教、世俗大合唱（有些大合唱作品要长达一小时），三部受难曲，还有清唱剧、弥撒曲、众赞歌等声乐作品；以及大量管风琴弦乐组曲、古钢琴曲、管弦乐协奏曲、管弦乐组曲、一架或数架的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长笛奏鸣曲等。其中不乏给后人留下深远影响的作品，如《马太受难曲》、《勃兰登堡协奏曲》、《平均律钢琴曲集》、《赋格的艺术》等典乐。有人把巴赫的出现看成是对他之前的西方音乐的总结，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新音乐的探索者、开拓者”。“复调大师”仅是他出类拔萃的音乐技术的一种称誉，他的突出的历史贡献则是以其毕生的创作实践，把音乐从宗教的“羁绊音乐”的奴仆地位中解放出来，使音乐在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的融合下，以独立的“音格”展示风采。因此，把巴赫看成“独立和纯真的音乐艺术的创始者”更为贴切。巴赫决非像他名字在德语中的直接译意那样是“小溪”，而是创立了音乐新纪元的“大海”。他像一位乳母，用海洋般的新音乐乳汁，在以后的年代里哺育出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

德国音乐学家哈里·哥德施密斯对巴赫作了数十年研究,曾指出巴赫音乐艺术是世界“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创作的本质上观察,它本身又是由“四根支柱”互相支持着的。第一根支柱为“手工艺的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是指德国的复调音乐);第二根支柱为“德国民间音乐”;第三根支柱是“新教的坚固信仰”;第四根支柱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更确切地说,不是四根支柱构筑起巴赫音乐这一宝贵的殿堂,而是四种养料渗透在巴赫音乐中,滋养着这位伟人的创造。它们是巴赫音乐的原生地,巴赫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升华出自己的“音乐之魂”。

巴赫能在他生存的莱比锡时代的德国土壤上吮吸、消化这四种养料,使之诞生一个“巴赫音乐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在此之前音乐和人性被宗教严重扭曲,巴赫要在这样的时刻为艺术去开拓一条从未被发现过的新路,那无疑是极为艰辛的。他既要有“朝圣者”的虔诚,又要有基督般的献身精神。

巴赫生存在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时代。十七世纪中叶欧洲诸国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使德国受到削弱。国内政治上四分五裂,有三百五十二个小邦国,每个小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关税制度和钱币。各邦之间,商业的联

系很困难。农业非常落后；分散的手工业也苟延残喘。这种分裂，使封建制度在德国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封建贵族让每个小邦都效法起法国宫廷的豪华。贵族的“穷奢极侈”使政治野蛮起来，正如恩格斯形容的那样：“从那个时候起，棍棒和鞭子就在国内占了统治地位。”人道主义精神在这儿没有地位。而政治分裂经济落后使其文化生活也变得更加暗淡无光，不论在文学、绘画、雕刻或者音乐方面都是一片荒凉。“人们轻视自己祖国的艺术，特别是在德国宫廷中，到处都充斥着外国的文化；于是，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学的模仿，对意大利歌剧的模仿，对希腊、罗马的古代艺术的崇拜都成为当时德国文化的风尚。这样，外国的文化，特别是法兰西、意大利和英吉利的文化，在德国占绝对优势”。

在这么一个时代，本不会有“手工艺的传统”的地位，更不会有“德国民间音乐”的市场，“新教的坚固信仰”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之精神更难有立足之地。巴赫又是如何在这一片黑暗中发现它们并深深地受其影响，造就伟业的呢？

巴赫的奇观诞生在巴赫的生活中。

巴赫的奇观诞生在德国民间音乐的土壤中。

约·谢巴斯提安·巴赫于1685年3月21日生于德国图林根州的一个“音乐之都”——爱森那赫市的一个音乐之家里。爱森那赫市的城门上甚至刻着这样的字句：“音乐常在我们的市镇中照耀。”而由于巴赫家族世代从事音乐，因此在十七世纪的图林根州，“巴赫们”已成了约定俗成的音乐家的代名词。这时德国从事音乐的人